

图书者说

编者按

36岁开始文学创作，作家曹乃谦因作品中“莜面味”的方言运用和对山西乡村生活的细腻描绘而著称文坛，深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喜爱。近日，曹乃谦长篇自传体小说《换梅》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小说通过刻画换梅（曹乃谦养母）这一复杂多维的女性形象，以个体命运折射家国变迁，堪称“一部普通人的史诗”。



写这篇编辑手记的十分钟前，我们刚开了《换梅》的营销碰头会。有同事提醒我说：“你要不断地变换角度来推这部作品，不能一直沉浸在书中故事里，跳出来，要跳出来！”这句话让我意识到，这大半年来，我可能人《换梅》太深了。

编辑《换梅》，是我主动请缨。十多年前，我第一次读到曹乃谦的中短篇小说集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》，大受震撼。我被他的叙事语言震惊了。那种感觉，就像在极静的北方农村，黑夜里独自走在山岭间的一条小路上，月光像大雪一样白花花地落了一大片，眼前的景物，都那么的冷静、克制，却又一览无余。这种感觉留存至今。

所以，当知道曹乃谦先生的书交稿后，我主动去找领导，“领下了”这个任务。

在一个安静的晚上，我第一次通读了《换梅》全书稿，一直读到凌晨时分。书中真实的

倘若将华夏大地比作一幅长卷，那么宗祠便是卷轴上最幽深的墨迹，一笔一画皆藏着山河的呼吸。而湖南，这片被湘水与群山共同哺育的楚地，宗祠更似一枚枚沉静的印章，钤印在时光的宣纸上。王辉所著《湖南宗祠建筑研究》一书，便是一次以建筑为舟、以文化为桨的溯源之旅，它载着我们穿过明清的烟雨、民国的晨昏，抵达那些被青苔覆盖的门槛、被香火熏黄的匾额，去聆听木梁深处传来的宗族心跳。

### 砖木为骨，血脉为魂

宗祠建筑作为中国宗法制度的物质载体，凝聚着血缘认同、礼制思想与地域文化的精髓。在众多地域性宗祠研究中，《湖南宗祠建筑研究》是一部“有温度的建筑史”，它以宏阔的视野、严谨的考据和深刻的洞察脱颖而出，以湖南为地理坐标，以宗祠为文化切片，编织出一幅跨越时空的建筑社会史图卷，进而成为理解中国南方宗族社会的一把关键钥匙。

本书最动人之之处在于，它并未将传统宗祠简化为建筑标本，而是赋予其活的生命。从湘北洞庭的烟水到湘西莽苍的群山，从“江西填湖广”的移民浪潮到远洋文化的西风东渐，宗祠始终是湖南人精神版图上恒定的坐标。作者将建筑与湖南文化紧密勾连，以建筑为舟、文化为河，让形制与风物、礼制与乡愁、移民与原住民、神性与人性在砖瓦木石间悄然汇流。书中以诗意的笔触写道：“宗祠是宗族的子宫，每一次祭祀都是一次文化的分娩。”当读到湘南某座宗祠的骑门梁上“双龙



《守道》是一部以清代监察御史谢振定为主角的历史小说。前年春天，我开始写作《守道》时，一位朋友不无忧虑地问我：你写这么一位知名度不高的小人物，有价值吗？

朋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：谢振定官阶

读有所得

戏珠”的木雕在百年后仍睁着炯炯的眼睛，你会忽然明白：那些木质的鳞片从未风化，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继续守护着族人的梦。

### 形制与诗意

若说全书第一章的移民叙事是江河的奔涌，那么第四章的“空间与形制”便是大湖的静美。作者以“门堂一戏台一享堂一寝堂”的中轴为经，以厢房、廊庑、天井的回环为纬，织就一张礼制与诗意共栖的网。作者写到戏台时，文字忽然有了锣鼓点子：“戏台是宗祠的喉结，它让沉默的宗族有了歌唱的嗓音。”当戏台上的《目连救母》唱到“哭五更”，天井里落下的雨声便成了天然的帮腔。两侧观廊上，耄耋老人与垂髫稚子同坐，此刻的宗族伦理不再是族谱里的铅字，而是檐口下滴落的月光。

书中对“天井”的解读更具哲思。作者称之为“天空的碎片”，是宗族与苍穹订立的契约——雨水顺着瓦当流入天井，象征“四水归堂”；阳光从天井泻下，又将祖先的牌位镀成金色。这种将自然之力纳入伦理框架的智慧，让冰冷的砖木忽然有了体温。读至此，你会懂得为何湖南人总爱在宗祠的阶沿上放一把竹椅，他们坐的不是一段黄昏，而是与祖先共享

我写我书

仅为从五品，只能算是小人物；虽然《清史稿》有传，知名度确实不高。但我没有因此搁笔，因为我的心，早已被谢振定牢牢系住。

最先打动我的，是谢振定的铮铮铁骨。2003年仲夏的一天，我初次走进谢振定的故居——涟源市金石镇乐恺堂，御史烧车的故事，瞬间就攫住了我。我久久地在乐恺堂里徘徊，写作的种子也就悄然萌芽。乾嘉之交的和珅，是乾隆帝的亲家、内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、一等忠襄公，权倾朝野，气焰嚣张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朝中大员竞相巴结时，一个从五品的监察御史，却在太岁头上动土，一把大火烧了其豪华座车（妾弟违制乘坐），需要多大的勇气啊！

更使我倾心的，是谢振定作为先行者的姿态。谢振定那惊天一烧，绝非匹夫之勇，而是其灵魂深处的思想，及其独立人格所迸发出的光辉。谢振定不仅具有非凡之勇，而且学

## 历史褶皱中的微光

耿会芬

人物、真挚的情感和克制的讲述，让我好几次红了眼。读到曹乃谦写到父亲去世的那一章时，我几次站起来，擦眼泪，深呼吸。“谷面糊糊山药瓣瓣”，他的笔触那么细致，对亲情的遗憾那么深。他的叙事带着一种特有的音乐感，清澈柔和，深厚悠长，让人欲罢不能。

我知道，我被“拉进去了”。从那之后，我就一头扎进了这部千页大部头的编辑中。

面对书稿的感动，和曹乃谦先生的一次次沟通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都是我平凡的编辑工作中难得的珍贵时刻。

曹乃谦信命，跟他聊天，“缘分”这个词被提及了好几次。我相信，遇上《换梅》，遇上曹乃谦，也是一种缘分。我是北方人，书中的方言使用，我不但没有隔阂感，反而更觉亲切。编辑期间，我甚至会一句句地“品味”那些独具特色的“曹式文字”。而每次跟曹乃谦老师沟通，那种亲切和温暖，总是让我心里软软的、暖暖的。他总让我想起自己的父亲，年龄相差不大的他们有那么多相似之处。我的爸爸也极有音乐天赋，会吹笛吹笙打扬琴拉二胡，对“上进”和物质生活也是那么的心性淡然……

曹乃谦爱文学、爱音乐。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，在人生路途上，一步步给了他特别重要的东西：自由。读稿时，读到几经辗转，凭借着个人才华和人生际遇一步步奔向自由的历程，我都激动得流出了眼泪。在人生的后半

## 在血脉与瓦檐之间

曹晓彤

的一寸天光。

### 西风东渐：当牌楼长出玫瑰

书中最独特的章节莫过于“西洋文化对湖南宗祠建筑的影响”。作者以邵阳洞口县杨氏宗祠为例：门楼上的大鹏展翅与西式卷草纹共存，罗马数字的时钟与“孝友传家”的匾额并肩，这种“文明的混血”非但不突兀，反而让宗祠获得了新的语法——它开始用世界的语言，讲述中国的故事。

书中对“文明建筑”的命名尤为精妙。所谓“文明”，是觉醒的钟声。当蔡锷将有才小学迁入潘荣公祠，当任弼时在序贤学校的课堂上写下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宗祠便从宗法的堡垒蜕变为民智的摇篮。那些拱窗里透出的，不再是祖先的幽影，而是未来的曙光。

### 让时间以新的方式流动

书中最后一章的现实关怀，让内容从学术的高阁走向人间的烟火。作者并未回避“空心化”的村落、失传的技艺、坍塌的梁架，而是以“灰烬中的花朵”为喻，提出“一祠一策”的保护路径。书中对BIM技术、三维扫描技术的引入，亦非炫技，而是温柔的妥协——让冰冷的激光为木梁测温，让沉默的数据替瓦当发



声。当读到曾八支祠化身为“高沙文史博物馆”，当石江镇的王氏宗祠响起祁剧的锣鼓，你会忽然相信：保护从来不是冻结时间，而是让时间以新的方式流动。

《湖南宗祠建筑研究》以学术的精密丈量乡土的厚重，最终指向一个更具文化自觉的命题：在现代化浪潮中，如何让宗祠从“历史的标本”转化为“活着的传统”，继续承载中国人的家族记忆与身份认同？这或许正是这部著作留给时代的最深叩问。

## 一个先行者的背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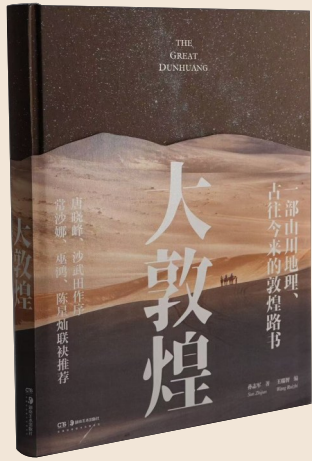
莫美

养深厚，负经世才，“以学问济世”，其人品、学识，深刻影响了陶澍、贺长龄、魏源、曾国藩等人，实为湖南近现代人才群体的先行者，是湖湘风骨的标志性人物。陶澍为官之初，与谢振定有七年交集，深受其熏染。谢振定逝世后，陶澍在祭文中称其“壮志方长，贻谋伊始”。“贻谋”意为父祖对子孙的训诲，陶澍用此一词，足见其对谢振定的敬重。曾国藩则是在谢振定这位家乡先贤的传说和诗文熏陶中成长起来的。他曾写诗称颂“我昔曾读《知耻集》，憾不追逐参翔翱”“一朝烧车震都市，驷马御史真人豪”。完全可以说，谢振定虽是小人物，却有大作为，影响极其深远。

自2003年始，十数年间，我陆续从湖南省图书馆、湖南博物院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，收集到谢振定的《知耻斋诗文集》《补遗》及全部奏稿，几位好友也陆续从故宫博物院、北大图书馆、通州档案馆、江苏淮安漕运博物馆及

民间族谱中帮我收集到一些资料，我还在其他史料中寻觅到蛛丝马迹。埋首于故纸堆里，谢振定的形象逐渐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我又沿着谢振定的足迹，从涟源乐恺堂到长沙岳麓书院，从京城翰林院、都察院到通州坐粮厅等遗址，再到江南贡院、京口、瓜州、扬州、淮安，走了一遍又一遍。冥冥之中，我仿佛看到了他的身影，听到了他的声音。于是，我选取他人生中出任监察御史这一片段，演绎出了《守道》这部小说。

我想，能够穿越时空、烛照人心的，不是显赫的官阶、煊赫的名声，而是其灵魂深处所发出的光辉。我未能完整描写谢振定的整个人生，也未能充分刻画谢振定的内心世界，只是籍其熠熠之光，勾勒出一个先行者的背影。但愿谢振定灵魂深处所发出的光辉，能偶尔照见我们内心的幽暗。但愿这个先行者的背影，能对在迷茫中彷徨的我们有所指引。



## 从地理景观上认识敦煌

唐晓峰

敦煌是我们熟悉的，关于敦煌的读物很多，但绝大多数都是集中在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，如果范围扩大一些，似可再加上月牙泉、玉门关。似乎敦煌值得关注的东西主要就是这些。所以，面对一本新的讲敦煌的书，我们大多会认为不外是这些内容，而所谓新，不过是照片更好看，文字更优美，故事更详细。但是，打开《大敦煌》（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），我们会眼前一亮。

这一幅幅精心拍摄的照片覆盖了3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域，展现的是一个完整的地理敦煌。地理是什么？是大地所承载的丰富的景观，是孕育一切事物的摇篮。地理会告诉你：敦煌是怎样生成的，它的滋养系统是什么，人类为什么选择这里做他们向往的事业。

书中的地理是以丰富的景观呈现的，景观不是看了一眼了事的东西，在当代人文地理学中，景观被视为一种文本，是需要用心阅读的，英文为：landscape reading。一般认为，人的认知来自三大文本：书面文字文本、口头语言文本、地上景观文本。关于敦煌的书面文本、语言文本，你不会缺少，那么景观文本，这里就是。阅读景观，为你补上敦煌知识的第三维度。

没错，景观是形象，但这个形象是由信息构成的，换句话说，景观中富含知识线索，很多是催人回答的课题。敦煌，这是一个布满痕迹的地方，风的痕迹、水的痕迹、人的痕迹，痕迹会引发好奇心。此外，这又是反差强烈的地方，比如：荒漠与甘泉并存，水流在荒漠中的奇特形态；一座座古城遗址，其规模与今天的环境很不和谐；那是汉代的长城，墙体之中为什么有一层层的芦苇？人类为何要在这个似乎一片荒芜的地方驻守？最终的问题会是，人类在这里是怎样生存的，他们仅仅是生存吗？是什么给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意义？又是什么让今天的我们感受到价值？

地理要素的信息价值从不是孤立显现的。即使要素之间彼此性质不同，属于不同的类别，但它们仍有紧密的逻辑功能关系，揭示这些关系正是地理学的智慧所在。有不少摄影者，为了显示某种意境，有意避开（甚至在画面上删除）一些地理要素，这是一种损失，损失的是原物态的生命系统。在敦煌，出现这种损失的典型，是流行的关于玉门关的摄影作品。在这些作品中，只见玉门关孤单的身影，仿佛在历史上它就是孤单的、遥远的、苍凉的。但当你看到本书第128—129页的照片，玉门关所在的地方，那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小区，生命之源——水，一直陪伴着它。

敦煌地理景观像那些壁画一样，在各要素的关系中隐藏着重要的秘密，这些秘密正是敦煌地区的地理本质，就看你能发现多少，解读出多少。解读，首先是设问，没有疑问就没有思考，没有思考就没有发现。一般的说法，地理环境是说明人的行为的，二者有密切的关系。那么，敦煌的地理环境是如何解释人在这里的行为的。问题还有反过来的一面，人的行为也在解释这里的地理环境，如果没有人类，任何自然环境都是无意义的，或者说，是意义均等的。是人类的行为，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，赋予了地理特殊的结构、特定的意义。这是一个双向结构的问题。

我体会，摄影师孙志军、编者王瑞智邀请读者做的，就是进行这一双向的思考：地理环境如何孕育出敦煌文化？人类在这里如何创造出一个异常的地理特区。

（作者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）

